



大同游记

王铁成

晋北雄镇，云中故郡；星耀毕昂，睥睨中州。北枕朔漠，紫塞横锁千峰翠；东望幽云，叠嶂崢嶸岩莽苍苍。西连洪涛，桑干奔流萦沧海；南挽恒岳，太恒对峙向碧苍。两山秀川，隰泉牧旷锦锦绣；四向通衢，陆江绵连贯迢荒。势倚高原，气吞边徼掩日月；三晋形胜，襟塞控于蒙冀。许家窑先祖肇肇，石骨凝存古迹；武灵王威名赫赫，胡服骑射奠雄邦。古来平城，天府上承天泽；今名大同，华章长耀北疆。

晋冀蒙之要冲，势成南北之关防；川原沃野，物产丰稔盈四野；风云高淡，俗尚敦庞润八乡。东连蔚镇，峰峦叠翠流清韵；西向朔州，沃野绵延盈膏仓；南邻忻州，恒岳雄姿横苍茫；北靠乌兰，朔风浩荡拂穹苍。玉河萦州，穿城绕巷滋万黎；桑干泄碧，贯境而流润千庄。山川毓秀，纳天地之灵气；水土俊灵，育华夏之栋梁。四方丽川原，林岚漫卷；三千峰叠翠，霞光飞扬。步辇云中，物丰民殷佳景；墨润平城，楼阁弥宇华章。朔方清冽，长育晋北毓秀；边塞雄雅，共铸燕赵慨歌。北方盛兴，红尘有嘉境；字里深情，云中皆共赏。

平城雄屹，铭铭千年之迹；云中熙攘，久作百代之乡。石斧古始，燧火开鸿蒙；石器作先，先民聚落启文明。神农传粟，恩泽遍于川皋；黄帝封禅，神踪

迹于危冈。唐尧建邦，畿辅立于朔土；虞舜施治，德化达于远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铸新章；李牧守边，坚壁清野固封疆。秦弥六国，置郡设县纳寰宇；汉承秦制，修塞筑城固边防。白登困祖，陈平高谋安汉祚；雁门戍守，李广射虎镇此疆。魏武挥鞭，北征乌桓锐气扬；拓跋兴邦，定都平城开新朝；太和改制，孝文易俗整乾坤。星耀创始，凿石为佛复梵宇；工师运巧，佛雕作龛显穹苍。云冈凿石，万佛庄严掩慧相；崖壁藏经，千龛隐响耀祥光。

辽金陪辅，元明继续，云中重镇继华章。土安匡宋，嘉谟入庙堂；毓美凌河，勋垂漫河梁。余氏忠勇，一门义烈昭千古；尉迟雄威，百战功名著青史。善长探源，《水经》载其胜景；太白题咏，嘉笔成其雄名。景清忠烈，捐躯赴国明大义；徐达戍守，筑城守土若金汤。葬尊访古，文墨留痕佛迹；炎武探幽，著述载史自流芳。魏碑书体，融胡汉之神韵；云冈佛象，汇中外之神韵。文才盈溢，骚人墨客留雅辞；武略靖边，英雄豪杰洒荣光。千载悠悠，英雄飒踏如旧；百代以降，文脉恒昌飞扬。

云中胜迹，星河散洒；平城佳景，琳琅目不暇给。恒岳险峻，北岳雄列仰日月；悬空危寺，半入云根接九苍。丹崖凌壁，奇险冠绝无双；飞檐斗拱，巧夺鬼

斧工良。云冈梵宇，庄严自显慧光；昙曜五窟，法相慈悲映穹苍。华严雄刹，嶙峋深藏古意；薄伽教藏，玲珑殿宇佛堂堂。善化古寺，殿宇雄浑存辽韵；九龙照壁，龙爪腾跃架琉璃。崇宁古城，雄堞如云阔十里；蕉楼林峙，风铃清越刺穹苍。火山列嶂，天池影碧凝晨露；士林幻景，造化奇诡映斜阳。御河萦绕，碧柳垂纶映古城；桑干奔流，四野如茵满稻粱。烽火台垒，长城盘踞伏峻岭；雄关隘险，古痕风韵尽沧桑。

觉山浮图，梵音到晓惊晨梦；观音古殿，法相无量涤心扉。慈云寺里，古柏苍然凝翠微；法华寺中，禅意悠扬飞画梁。兴国寺塔，溪云映照含清韵；慈福寺碑，古字灿若皆华章。东林古刹，松涛流转皆禅意；竹林禅寺，竹影疏窗透佛光。

许家窑里，先民足迹踏古荒；余城遗址，忠烈血染大宋疆。平城遗址，魏都气势凌云霄；代王府邸，朱墙碧瓦穿流光。小站古镇，街巷阖闾皆古韵；得胜古堡，雄关漫浸气运长。犖犖雄关，烽烟湮灭存古迹；桑干河畔，渔歌唱晚送斜阳。步史整魂，江山胜览；千峰绝秀，万景景芳。

塞北淳俗，依依古朴。雅艺臻目，非遗炳著。咳吟腔妙，歌舞曼妙绕画堂；罗罗腔悠，双槽琵琶自悠扬。北路梆子，慷慨激昂畅胸臆；恒山道乐，羽商

道韵极乐章。晋北鼓吹，雷鸣绕柱惊四座；楞严寺乐，清越禅韵绕佛光，六艺非遗，千年雅韵。铜器冶炼，璠花璠金凝巧思；广灵剪纸，彩剪玲珑刀法奇；大同刺绣，飞针走线若锦涛。煤雕工艺，造型雅致胜景藏，百年匠心，千古风尚。踢鼓秧歌，刚柔犹自相济。社火故事，骁健律动龙虎。高跷步影，摇曳身姿高耸。龙狮盘旋，华姿呈祥瑞祥。元夜华灯，星光掩映衢巷。端阳竞渡，龙舟争渡断浆。中秋赏月，北城举怀消愁；重阳陟岭，飒沓满目秋岗。

云中珍馐，名传九州。浑源凉粉，滑冽爽凝椒香。大同羊杂，醇浓情暖客肠。黄糕绵柔，佐甘适蔬无双。莜栲清馨，煎蒸暗暗香。全羊炙熟，鲜香爽逸涎长。古法砂锅，微炖山野珍馐。烧麦佳饌，薄纱青腴轻捷。油撇酥脆，杏脯甘醇，方糕糯糯，萝饼酥香，皆为晋北之雅味。

青史浩荡，桑干东去。岁月飞流，云中千古。女真叩关，金戈苦战雄堞。蒙古回州，烽燧传于边野。倭寇凭陵，神州鼎覆之危；义士捐躯，晋土皆赴国难。老少忠贞，常存护国之风。人崇峻德，自怀家国之忠。

至若货殖千载，云中商贾；贸通千里，南北塞上。明清墟市，鳞次栉比。官驿故津，远达荒微。票号行九州，世家长赫耀。平城鼎新，山河新貌；朔楼林峙，墟落膝绕，人文蔚起。万方客访，恒岳静观沧桑。桑川长流，雅韵塞落悠长。

尧州邦永固，祈福祚久昭。（作者系北京建筑大学研究员，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新时代中国赋》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恍入江南烟雨中

董晓娟

5月24日晨，我暂且搁置了常年的晨跑习惯。一来是头一日刚跑完十七公里小半马，双腿筋骨尚需休整；二来，期盼已久的一场迟雨如约而至，我不愿错过这场与细雨温柔相逢的机缘。

自去年入冬以来，大同便长久处于干燥少雨的状态，一冬一春，未见一场酣畅淋漓的降水。无论是落雪还是降雨，都浅淡仓促，始终欠着一场天地共情的酣畅倾诉。

天色未明，细密的雨丝已悄然漫过窗外。这不是盛夏雷雨的汹涌磅礴，而是一派轻柔绵密、无声无息的洒落，如一层朦胧薄纱，温柔包裹整座大同城。我循着烟雨气息，随意披上一件薄衫，推门赴雨，踱步至城墙东侧的带状公园，赴一场不期而遇的晨雨之约。

世人提及大同，脑海中浮现的多是北方的苍茫辽阔、古都的厚重底蕴、边塞的雄浑气象。它是大漠孤烟的壮阔，是长风万里的豪迈，是塞北风沙淬炼出的硬朗风骨，很少有人将这片土地与温婉缠绵、水汽氤氲的江南烟雨相连。可就在这个清晨，这场不疾不徐的细雨，彻底颠覆了我对这处塞上古城的固有认知。城墙脚下的方寸园林之间，我意外闯入了一片似真似幻、烟雨朦胧的江南水色。

漫天雨丝，宛若清风抚过琴瑟抖落的万千琴弦，细细密密，垂落于这片厚重古老的土地。平日里跳广场舞的大妈，背着扩音器健步的长队，在雨中尽数销声匿迹。尘世的喧嚣褪去，天地间只剩一派清宁静谧。越靠近城墙，草木绿意愈发浓郁，人间烟火愈发淡远，淅沥雨声若有若无，拂过肩头、发梢、耳畔，温柔得恰到好处。步入园林深处，我恍然发觉，自己已然闯入一幅被雨水缓缓晕染开的水墨长卷。天际是浅淡的青灰色，云层舒展柔软，没有刺眼的晨光，亦无沉闷的阴影，气韵竟与江南梅雨季的朦胧天色别无二致。这座公园笼罩在薄雾的雨雾之中，远近景致皆被水汽氤氲包裹，世间万物褪去了平日里的棱角锋芒，尽数变得柔和温润。

脚下寻常的青石板路，平日干燥粗糙，带着北方石材独有的硬朗质感，经细雨浸润之后，变得黝黑发亮、湿润细腻。石面纹理清晰舒展，浅淡水痕错落铺陈，每一步落下，都溅起细碎无声的水花，静谧悠然，无半分聒噪。道旁草木历经暮春滋养，本就长势蓬勃繁茂，又经这场晨雨细细洗礼，愈发鲜翠欲滴、生机盎然。最抓人眼球的，是沿河两岸柔婉多姿、清雅动人的垂柳。万千柳丝依依低垂，纤长柔软的枝梢轻拂河面。每一片柳叶、每一缕枝条，都缀满了晶莹剔透的雨珠，沉甸甸、亮晶晶的，澄澈动人。微风轻拂，柳丝摇曳翩跹，枝头雨珠簌簌滚落，有的坠入碧水，漾开一圈圈细碎轻柔的涟漪；有的轻落肩头，丝丝微凉，沁人心脾，令人沉醉。柳色如烟，雨丝似帘，柳影与烟雨在薄雾中交融摇曳，恍惚之间，竟分不清是细雨穿行柳间，还是垂柳隐于烟中。这般烟雨柳色，与我昔日所见的西湖苏堤、秦淮河畔的江南盛景，毫无二致。继续往园林深处前行，林木愈发茂密幽深。国槐、榆树、丁香，连同诸多不知名的灌木错落交织，层层叠叠，构筑起一道浓密苍翠的绿障。北方林木素来苍劲挺拔，自带向阳而生的硬朗风骨，却在这场细雨的浸润滋养下，褪去了粗犷凌厉，变得温润柔和。枝叶被雨水涤荡得纤尘不染，深绿、浅绿、嫩绿、翠绿，层层叠叠的绿意，在朦胧雨雾中缓缓晕染，一如宣纸上缓缓散开的墨色，浓淡相宜，满目生机。

雨水顺着叶脉缓缓滑落，汇聚成圆润的水珠，悬于叶尖，迟迟不肯坠落。清风掠过林梢，枝叶轻轻晃动，叶尖水珠接连滚落，轻坠草丛，发出细碎轻柔的声响，与漫天淅沥雨声相融，酿成了清晨最纯粹动人的天籁。

蓦然间，草地中央一尊墨色雕塑攫住了我的目光。它静默矗立在烟雨之中，任凭雨水顺着青铜纹理、刀削锋芒缓缓滑落。一场细雨，浸透了千年时光，将北魏的铁马冰河、烽火岁月，缓缓洗成今日的沉静与安然。雕塑眉眼深邃，身姿挺拔，巍然如山，正是拓跋鲜卑的一代雄主。满身流淌的雨丝，仿佛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千年前的沙漠风沙中缓缓渗出。微凉不寒的细雨，是穿越千年的历史温度，温柔而厚重。

林间青草肆意生长，长势繁盛。细密丛生的草叶铺满大地，宛若无边无际的绿色绒毯，经雨水浸润后，绿意愈发深沉浓郁。没有烈日炙烤，没有风沙的侵袭，青草在细雨的温柔庇护下，安然生长，肆意舒展。俯身细看，每一片草叶都托着饱满晶莹的雨珠，剔透如碎钻，在朦胧天光里漾着温柔细腻的光泽。蹲身驻足，一股清冽醇厚的草木清香裹挟着泥土的微甜扑面而来。这是雨水浸润大地、滋养草木后，酝酿出的最原始、最纯粹的自然气息。深吸一口气，清润气息从鼻腔漫入肺腑，连日积攒的疲惫浮躁，皆在这一刻被尽数涤荡，身心澄澈通透。

抬眼眺望，平日里青砖斑驳、巍峨挺拔、雄浑肃穆的古城墙，在这场烟雨之中，换了一番别样风骨。朦胧雨雾缭绕周身，城墙硬朗的轮廓变得柔和温

婉，青灰色墙砖被雨水浸透，色泽愈发沉静，温润如玉。巍峨的青砖城楼、依依的岸边垂柳，轻柔的流云暗影，悉数倒映于碧波之上，虚实相生，意境悠远。雨滴轻落水面，滴答有声，敲出一圈圈细碎涟漪，转瞬打破完整的倒影，须臾又缓缓重聚。一圈圈水纹缓缓扩散，轻轻消散，仿佛古老的城墙在悠然呼吸，是塞上古城跨越时光的脉搏与律动。

雨水与水波缠缠绵绵，水面倒影藏着北魏遗风，也映着今朝大同的温婉眉眼。河水静默流淌，无声无息，伴着淅沥雨声、朦胧柳色、古城剪影，宛若一条碧玉带，缠绕于城墙之下，将塞北的雄浑苍劲与江南的婉约灵秀温柔相融、紧紧相连。

沿着湿润的环城步道悠然漫行，每一步落脚，都似踏入一阙未写完的诗词篇章。

初夏时节，世间繁花大多凋零落幕，园林之中却别有生机。芍药、月季与各色细碎野花，趁着这场晨雨悄然绽放，开得沉静亦热烈。雨露浸润的花瓣愈发娇嫩丰盈，明艳动人。红花经雨水涤荡，鲜亮如燃动的炭火，在满目翠绿中肆意绽放，热烈鲜活；粉白花朵缀满晶莹雨珠，不张扬、不艳丽，褪去浮华，自带洗尽铅华的温润清雅。它们不与春日群芳争艳，不随尘世繁花喧嚣，只在无人惊扰的晨雨，静静绽于林间、路旁、水岸，守一方清静，沐一身烟雨，自成温柔风景。无蜂蝶环绕，无人声赞叹，却在舒展、安然盛放，一如这场不疾不徐的细雨，随性淡然，自有风骨。悠悠光阴，在此处悄然放缓了脚步的棱角锋芒，尽数变得柔和温润。

我独自漫步烟雨园林，步履舒缓，不赶行程，不思归途。平日步履匆匆，终日被生活琐碎裹挟奔波，难得有这般彻底放空、静思的时刻。周遭无人往来，唯有漫天雨雾、满目青绿、无人声，天地澄澈安宁，仿佛世间只剩我与这场专属塞北的烟雨。缓步踏过湿滑的青石板，看柳丝扶风摇曳，听细雨敲叶呢喃，望城墙隐于雾色，观碧水漾起清波。恍惚之间，全然忘却身处塞北，只觉置身江南水乡园林，温柔缠绵。雨丝沾衣，微凉而不寒；绿意入目，清新而治愈；水声入耳，宁静而安然。也曾远赴江南，踏寻烟雨水岸，饱览诗意湖光，深深沉醉于水乡独有的温柔诗意。素来以为，这般朦胧缠绵的烟雨盛景，是江南独有的馈赠，是南方温润水土孕育的专属浪漫，与苍茫辽阔的北方大地毫无交集。可今日，在以雄浑、厚重、苍凉闻名的塞上古城大同，在寻常不过的城墙带状公园中，邂逅了一场丝毫不输江南的烟雨盛景。原来烟雨从无南北之分，诗意亦从不囿于地域之界。江南有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灵秀雅致，塞上亦有古城烟柳、碧水青林的温婉风骨。江南烟雨，细腻软糯，柔情似水，藏着水乡的玲珑气韵；而塞上这场迟来的微雨，兼具北方大地的沉静厚重与江南雨雾的温柔灵动。它承载着古老城墙的深厚底蕴，亦藏着江南水畔的空灵诗意，刚柔相融、苍婉交织，比纯粹的江南烟雨更添一份独一无二的岁月韵味与塞上风骨。

大同的这场微雨，是一段迟来的温柔。它将塞上长城粗犷凛冽的风沙，酿成了一场清冽醇厚的岁月老酒。醉卧古城畔，听雨入清梦，缓缓滑落。一场细雨，浸透了千年时光，将北魏的铁马冰河、烽火岁月，缓缓洗成今日的沉静与安然。雕塑眉眼深邃，身姿挺拔，巍然如山，正是拓跋鲜卑的一代雄主。满身流淌的雨丝，仿佛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千年前的沙漠风沙中缓缓渗出。微凉不寒的细雨，是穿越千年的历史温度，温柔而厚重。

林间青草肆意生长，长势繁盛。细密丛生的草叶铺满大地，宛若无边无际的绿色绒毯，经雨水浸润后，绿意愈发深沉浓郁。没有烈日炙烤，没有风沙的侵袭，青草在细雨的温柔庇护下，安然生长，肆意舒展。俯身细看，每一片草叶都托着饱满晶莹的雨珠，剔透如碎钻，在朦胧天光里漾着温柔细腻的光泽。蹲身驻足，一股清冽醇厚的草木清香裹挟着泥土的微甜扑面而来。这是雨水浸润大地、滋养草木后，酝酿出的最原始、最纯粹的自然气息。深吸一口气，清润气息从鼻腔漫入肺腑，连日积攒的疲惫浮躁，皆在这一刻被尽数涤荡，身心澄澈通透。

抬眼眺望，平日里青砖斑驳、巍峨挺拔、雄浑肃穆的古城墙，在这场烟雨之中，换了一番别样风骨。朦胧雨雾缭绕周身，城墙硬朗的轮廓变得柔和温

芍药花开

郭永忠

芍药文藻一处开，红花姿色看君呆。
今晨湖畔绽新景，闻道馨香客聚来。

行囊 (歌词)

——致每一位离家追梦的游子

张霞

团圆的笑语刚褪去声响，
离家的行囊已候在身旁。
这头塞进新碾的小米，
那头又填进腌好的腊肠。
爹娘啊爹娘，我的爹娘，
你们把牵挂都揉进这行囊。
纵使前路千里万里，
也走不出你们牵挂的目光。

穿过晨雾，肩披寒霜，
我都会挺直我的脊梁。
风雨中常想你们的叮咛，
要像种子一样顽强。
爹娘啊爹娘，我的爹娘，
这行囊暖了我每一寸寒凉。
纵使前路荆棘密布，
也要让生命在拼搏中绽放。

爹娘啊爹娘，我的爹娘，
行囊在肩，便是征途在望。
我要把这滚烫的深情，
酿成归途满满的芬芳。



听夏

孔祥秋摄

大同老蛋厂的兴衰

赵佃玺

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为大同食品工业发展锦上添花。在稳固传统蛋品产业的同时，工厂开始多元化探索。20世纪50年代末，厂里首次试制水果糖，从明火熬糖、手工拌料、人工切块的原始工艺起步，反复试验、不断改良，到六十年代，糖果生产工艺日趋成熟，品类愈发丰富，成为百姓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热门特产。与此同时，大同民间延续千年的储冰制冰习俗持续流传，冬日窖藏坚冰、夏日制作冰食，为大同冷饮、冰棍产业的发展埋下了深厚的民俗与产业伏笔。

从20世纪70年代起，厂里的冷饮产业异军突起，诞生了风靡全城的蛋厂老冰棍。依托大同千年奶食文化与本土优质奶源，蛋厂冰棍用料纯粹、奶香浓郁、软绵可口、温清清甜，老少皆宜。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每到夏季，大同城内所有中小学，每个班级都会统一集体订购蛋厂冰棍。炎炎夏日里，一口奶香清润，驱散酷暑、温润心田，成为整整一代大同学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大同城市建设飞速推进，大同城区规模不断拓展，原有老城坊早已跟不上时代发展节奏。邱家角地处古城腹地，街巷狭窄、院落拥挤、场地受限，既无法扩建厂房，也难以实现机械化批量生产。为适配全市工业整体布局、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业能级，1981年，大同老蛋厂整体迁出古城，落户南门外迎宾路，更名为大同市综合食品厂。

南迁迎宾路，是老蛋厂发展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城南地域开阔、道路通畅、地势平坦，全新厂区规划规整、厂房宽敞、设施完善，彻底摆脱了老城小作坊的局限，迎来了建厂以来最鼎

盛、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第二代产业工人与技术人员接续奋斗、大胆革新，全面改造老旧生产设备，告别传统纯手工作业，引入半机械化生产线，大幅提升了蛋品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全面更新现代化流水线，引进蒸汽熬糖、自动成型、机械包装等先进设备，糖果品类扩充至70余种。糖果等多款产品先后斩获省、市优质产品奖项，口碑享誉晋北。该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联合研制的强维他保健饮料，获1986年轻工部新产品奖；沙棘浓缩汁出口日本。

为进一步壮大产业、优化产品结构，工厂再次拓宽赛道，新增水果罐头、肉食罐头生产线，批量生产各类瓶装、罐装食品。在物资尚不丰富的年代，罐头是稀缺珍贵的美味，逢年过节、探亲访友、居家待客，老蛋厂生产的多品种罐头都是老百姓心中的上好好物，填补了大同本土罐头产业的市场空白。彼时的迎宾路厂区机器轰鸣、车水马龙、产销两旺，冰棍、汽水、糖果、罐头、沙棘饮品多点开花，产品辐射晋北各县区，吸纳上千名职工就业，是大同当之无愧的龙头食品企业之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全国食品品牌百花齐放，外地新式零食、饮品、冷饮大量涌入大同市场。传统国营老厂体制固化、创新缓慢，难以适配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曾

引以为傲的传统蛋品、手工糖果、老牌罐头逐渐被新潮产品替代，市场份额持续萎缩，日显老旧的生产线陆续停产、淘汰，红火一时的厂区慢慢褪去喧嚣，曾经辉煌的大同市综合食品厂逐步走向沉寂，1999年依法破产。

回望历史沧桑，从1921年邱家角的拓荒，到1981年迎宾路的搬迁革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罐头产业的鼎盛繁荣，最终在市场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缓缓落幕，大同老蛋厂跨越近80年风雨，历经几代匠人接力坚守，见证了大同近代实业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食品工业的奋进，也记录了传统老产业转型升级的艰难与无奈。

如今的大同城，高楼林立、街巷崭新，新式奶茶、网红冰激凌、各类新潮零食随处可见，口味丰富、花样繁多。但在每一位老大同人的心底，始终珍藏着老城邱家角的老工厂记忆、迎宾路机器轰鸣的岁月，更难忘那一口软绵醇香的蛋厂冰棍、一罐地道淳朴的本土罐头。老城烟火流转，岁月沉淀初心。大同老蛋厂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扎根塞北、深耕实业、造福民生的过往，早已融入大同的城市文脉，那些留在时光里的纯真味道与工业记忆，终将岁岁相传、永久留存。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